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5年5月7日 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母亲的「雪花膏」情结

□马亚伟

我从记事起就知道，母亲每天都要涂雪花膏。那时母亲的脸色还很白皙，早上洗脸后，她会涂上雪花膏。只见她轻轻打开瓶盖，用食指蜻蜓点水一样在瓶里抹一下，然后把雪花膏涂到脸上。涂完后，她还会用食指在我的脸上也抹一下，然后问我：“香不香？”虽然她手指上根本没有残留的雪花膏，但我还是闻到了淡淡的香味，于是使劲点头：“香！”那时的雪花膏特别好闻，是那种淡香，却特别耐人回味。

父亲知道母亲有涂雪花膏的习惯，有时会跟她开玩笑：“涂那玩意有啥用？到田里干活，脸还不是得晒黑？”母亲笑笑不语。父亲所言非虚，长久的田间劳作让母亲的脸色很快变黑了。然而，她依旧保留着涂雪花膏的习惯。每天早晨，涂抹完毕，她总会哼起悠扬的小曲，仿佛涂上雪花膏就能留住青春，让日子也染上几分淡香。

那年，我家突然遭遇困境，日子简直要揭不开锅了，连买雪花膏也成了奢望。于是母亲只好买一盒便宜的蛤蚧油。那盒蛤蚧油用贝壳装着，很细腻。母亲每天在脸上涂点蛤蚧油，照样风风火火过日子。在父亲和母亲的努力下，难关终于过了。几年后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我家的经济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。母亲又可以买雪花膏了，她用雪花膏不再像以前那么节约了。她舍得把雪花膏放在手心里，双手揉开，然后满脸都涂上，最后用手把脖子拍打几下。只是那时母亲的脸色已经长了皱纹，是那种涂多少雪花膏都无法抚平的皱纹。长年累月操劳，能不长皱纹吗？

再后来，出现了不同的面霜。母亲买过不同牌子的面霜，不过她把所有的面霜都叫雪花膏，她说喜欢雪花膏这个名字。雪花膏这个名字真不错呢，让人联想到洁白、细腻、芳香，听起来就觉得有“养颜”的功效。可是对母亲来说，雪花膏养不养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涂上雪花膏就是涂了一份好心情。

记得那年姑姑失恋了，无论谁劝她都听不进去，只是不停地抹眼泪。母亲拉着她的手，说了很多话。最后，姑姑破涕为笑。母亲让她把脸上的泪痕洗去，然后轻轻为她涂上雪花膏。姑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从那时起，姑姑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不久后，姑姑收获了属于她的美好爱情。

我刚毕业那年，因为工作不顺利，心情极度郁闷。每到周末，我头不梳脸不洗，窝在床上不想动弹。母亲把我的护肤品一股脑堆在我的床头，大声吼道：“起来，把脸洗干净，打扮得精神点。你不倒下，天就塌不下来！”

我坐在梳妆台前涂抹护肤品的时候，突然间就理解了母亲的“雪花膏”情结。她涂抹雪花膏并不是为了更美丽一点，仅仅是用雪花膏点亮心中的希望。一个希望不灭的人，是不允许自己蓬头垢面的。雪花膏是母亲心有追求、梦想仍在的象征，也是她给自己的一种良好心理暗示：用崭新的面貌打开新的一天，日子就永远是充满希望的。她不在乎用什么样的雪花膏，只在乎雪花膏那种让人焕然一新的作用。

如今母亲老了，满脸皱纹。我给她买了质量很好的护肤品，她很开心。早上她一边梳洗，一边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：“你新买的雪花膏真好，香味真好闻……”我笑了，对母亲来说，任何护肤品都是永远的雪花膏。



那天我和小姑子在闲聊，婆婆突然探过身子来问：“在商量啥呢，是不是打算把我送到养老院呀？”

婆婆这么一问，我便明白了，她是见邻居王奶奶被儿女送去了养老院，她担心自己也被送到那里去。我忙安慰她说：“不会的，放心吧，就是您想去养老院，我们还心疼那个钱呢。”婆婆听我这样说，脸上才见了笑模样。丈夫也跟我说过，上周和婆婆去医院看病，路过一家养老院时，他驻足往里观望了一番，但婆婆却误会了，以为儿子是要把自己送进养老院，看病回来时，说啥也不走养老院那条路了。婆婆年龄越长越多疑，想来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

和丈夫说起婆婆最近的担忧，丈夫说，八十多岁的老人了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便越发没安全感了。

如何让婆婆相信我们呢？我和丈夫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婆婆之所以没有安全感，是因为我们对她关心不够，虽然在物质上极力满足她，但情感上的关心却不达标，也就是婆婆没有感觉到我们对她情感上的依赖。于是，我和丈夫决定“爱要大声说出口”。

之后，我和婆婆聊天时，开启回忆模式，回忆我嫁来的几十年，我们之间发生的大小事，不时感谢她对我的照顾和对整个家的付出。丈夫也经常说“好话”：“我现在回到家看不到娘，心里就慌，终于理解‘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’的含义了。”我也赶紧附和说：“就是就是，娘是咱家的主心骨，关键时刻还



风有多重

□季欣璐

消毒水的气味里掺着槐花香，我数着病房墙上的裂纹，数到第七道时，奶奶的手忽然动了动。她总是说风有重量，此刻呼吸机面罩下的气息却轻得像褪了色的旧棉絮。

“抱抱奶奶吧。”妈妈轻轻推我的后背。我俯身时间见奶奶衣领间的樟脑味，还是去年收进箱子时的味道。她的脊背硌得我锁骨发疼，像搂着一捆晒透的麦秸。监护仪的绿线突然急促起来，我慌忙直起身，却看见奶奶嘴角漾开笑纹——那是她每次哄我喝姜汤时的表情。

后来，我总在放学路上绕去街心公园，暮春的风裹着柳絮，把记忆里的线头吹得乱糟糟的。长椅上似乎还留着奶奶织毛衣时的温度，竹针碰出细碎的响，和麻雀啄食槐米的声音混在一起。奶奶曾指着旋转的落叶说：“风是看得见的，就像这织的毛线，一针压着一针。”

暮色漫上来时，我靠在那棵歪脖子槐树上，花瓣簌簌落进领口，有些痒，像小时候奶奶用狗尾草挠我鼻尖。忽然有阵风掠过耳畔，带着晒过的棉被特有的蓬松感，围巾穗子被吹得缠在手腕上。我伸手去解，却摸到一缕熟悉的、打着旋儿的暖意，恍若那年除夕奶奶把我冻红的手揣进她的大襟棉袄。

树影婆娑着把夕阳剪成碎金，我望着天边滚动的云团。或许风真的记得所有拥抱的重量，当它裹着槐香掠过肩头时，我分明听见老怀表在奶奶枕边走动的声响。

记得护工姐姐说，奶奶最后清醒时总望着窗外摇晃的树梢。此刻，满树白花都在风里点头，像极了奶奶讲完故事后狡黠地眨眼。

忽然，有片羽毛般的槐花花瓣贴在我的脸颊，停留的刹那，我忽然懂得奶奶说的“风的重量”，那是拥抱消散在空中时，最温柔的遗落。

帮婆婆消除疑心

□马海霞

要您拿主意。”我暗暗观察婆婆的表情，虽然她嘴上经常说“老喽，不中用了，要是年轻十几岁，还能帮你们做点事，现在，啥忙也帮不上，净给你们添麻烦”，可嘴角还是不自觉上扬。

过去，家里很多事情我都不跟婆婆说，因为她年龄大了，怕她操心，其实婆婆脑子灵得很，她能感受到我们有些事情故意瞒着她。现在，我开始跟婆婆念叨近期发生的大小事，让她参与进来，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每次婆婆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我们都给予肯定，让她觉得自己很重要，说出的话有分量。

此外，我嘱咐俩孩子要多跟奶奶聊天，孩子们都很懂事，经常跟奶奶说一些“小秘密”，甚至向奶奶“告状”，说我跟丈夫的“坏话”。

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婆婆“多疑”的毛病渐渐消除了。人老了，就像小孩一样，需要家人多陪伴，让他们舒心惬意地安度晚年，才是最好的孝顺。

